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王梓夫

幕僚

王梓夫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幕僚

王梓夫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幕僚 / 王梓夫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梓夫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633 - 6

I. ①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3992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8.75 字数: 418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花落水流红	1
幕僚	32
女人与猫	95
心狱	151
你别让我失望	183
荷魂	217
野河	244
结义兄弟	287
审判	333
无风无雨	364
在圆明园废墟上	407

花落水流红

美丽的桃花冲出了个天大的丑闻，陈瘸子的闺女小簸箕在外面当“鸡”发了大财。这件事传出来的时候正在阳春三月，桃花盛开的季节。一夜之间，满山遍野的桃花轰轰烈烈地开了，又梦幻般地落了。满载着残花败蕊的溪水从小山村里流淌出来，红红的，艳艳的，带着一股土腥味儿。

桃花冲百十户人家，还有谁比陈瘸子更穷吗？五十多岁了，他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，没吃过不掺糠菜的饽饽，没有身上不背债的时候。别的不说，山坡上那间竹子茅草搭成的小屋里，空荡荡只有一个灶台，灶台上只有一口锅。锅周围的灶台上挖了七个坑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那比兔子大不了多少的女人就把锅里的饭菜用木勺舀进坑里。一家人就围在灶台周围吃坑里的东西。就是说，他家连几只缺牙裂齿的盘碗都没有。筷子当然好办，折个树枝高粱秆儿就行了。没有盘碗，兔子大小的女人就不能把菜和饭分开。所以陈瘸子家的锅里，向来是把饭和菜掺和在一起做的。女人省事，连碗都不用刷。这永远不刷的碗每次都是靠全家人用舌头舔干净的，久而久之，在灶火的烧烤下，便是硬邦邦的、光滑滑的，上了釉子一般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更省事，没有床，没有炕，全家人横七竖八地随便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。身上连条遮羞蔽寒的棉絮也没有，天热的时候分开一些，天冷的时候挤紧一些。反正都是自家的骨肉，没有那么多的忌讳。

陈瘸子在桃花冲独门孤姓，据说他家原来在山下，闹土匪的时

候他爸爸被撕了票，是爷爷把他们挑上山的。独门孤姓，还一脉单传，这就使陈家在桃花冲不但穷，还没有依靠，没有地位。他爷爷临死的时候嘱咐他的寡妇妈，一定要给陈瘸子娶个婆娘，秃瞎聋哑都不在乎，只要能生孩子，千万不能让陈家绝了后。寡妇妈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，从人贩子手里给他买回来这个小媳妇。这个女人太小了，又瘦又小，还没有八九岁的孩子大。要不是脸上那粗糙的皮肤和手上的老茧，没有人会相信她是成年女人。这个女人在人贩子手里积压了许久，最后陈瘸子的寡妇妈花了六百元钱买下来了。人贩子一个劲儿地说连她的路费都没有赚出来，赔大发了。

没想到这个兔子大小的女人却像母兔一样地能下崽儿，当年媳妇当年孩儿，头胎就给陈瘸子生了个带毳的，第二年又生了个带蛋的。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找来了，要罚款。茅草屋里除了那口锅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，陈瘸子的寡妇妈跟村干部说了六骡子车好话。村干部走了，小女人继续生，又一连生了三个丫头。小簸箕就是他的三丫头，那一天小女人端着簸箕到山上拣野桃核儿。肚子突然疼起来，小女人急忙褪掉裤子，女儿便光溜溜地降生在簸箕里。山里人手脚勤脑子懒，从来不在给孩子取名上花工夫。见到什么就叫什么，这最后一个女儿生在簸箕里，便理所当然地叫小簸箕了。

小簸箕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，两个哥哥还打着光棍儿，两个姐姐却都出嫁了。大姐出嫁的时候还不满十六岁，二姐更早，连十五岁都不到。山里的人不讲究什么《婚姻法》，也不去乡政府扯结婚证，请亲戚朋友吃顿酒席就算结婚了。什么时候上面检查，再三三五地背着孩子去领结婚证。这不新鲜。两个姐姐之所以这么早就嫁人，也是因为穷。陈瘸子养活不起，少一个人减一张吃饭的嘴。再有，通过嫁女儿，他得积攒一点儿彩礼，给儿子娶媳妇要紧。

要给儿子娶媳妇就得盖房，在桃花冲房子依然是财富的象征。这些年大家吃饱了肚子，都想方设法地盖房子。有盖三间的，有盖五间的，有盖砖房的，有盖石头房的，当然也有凑凑合合盖土坯房的。就是没有人再盖茅草房了，陈瘸子这间茅草房恐怕要成为忆苦思甜的展览品了。

陈瘸子爆出了冷门，他要盖楼房，而且是三层。依山傍水，雕梁画栋，落地门窗，钢板焊成的楼梯，水泥板的阳台，还有屋里厕

屋里尿的卫生间。这样的楼房只有在电影里见过，只有上过省城的人见过。在小村人丰富的想象力中，当年的康熙爷、西太后也不过如此。这陈瘸子要干吗？要当皇帝吗？要翻天吗？

丑闻变成了新闻，全村几百口子老老少少都跑来围观。从惊异到不解，从嫉妒到愤怒，整个桃花冲嗡嗡嘤嘤地吵成了一个蛤蟆坑。

盖这个宫殿得多少钱？少说也得十万八万。什么？十万八万？十万八万是多少？摞起来有没有粮食囤那么高？他陈瘸子哪儿来的那么多钱？没告诉你说吗？小簸箕当“鸡”挣的。什么叫“鸡”？“鸡”你还不知道？就是卖那玩艺儿的。卖什么？卖你嘴。卖你的嘴，你嘴上胡子拉碴竖起来正好。我就不相信，小簸箕那玩艺儿是金的吗？金的也不值那么多钱呀？

乡亲们的气愤不是来自红眼病，这样的钱再多也是脏的。你那楼盖得再漂亮，也散发着一股骚味儿，没有人稀罕。淳朴的桃花冲人穷是穷，可穷得有志气，要脸面，知道礼仪廉耻。陈瘸子不是人，牲口不如。能让自个儿的亲闺女卖那玩艺儿吗？能花闺女卖×的钱吗？

陈瘸子烧包盖楼，不用乡亲们帮工，却从县城里请来了工程队。这更犯了众怒。自古以来，差不多从猿猴变成咱老祖宗的时候起，村里人盖房子都是乡亲们互相帮衬的。一家盖房，是全村人的大事。凡是能搬得动砖瓦的，都得来帮工。一边干活，一边高呼大喊，比过年还热闹。男人盖房，女人做饭。这是全村人难得的会餐，盘盘碗碗地端上来，无非是白菜豆腐粉条子，加上几块肥肉添荤腥儿。可是有酒，有酒就有男人，有酒就有狂欢，有酒就有乡亲们的骨肉深情。陈瘸子这叫什么？瞧不起乡亲，从外面请来工程队。是舍不得那几顿酒席，还是怕乡亲们不会盖楼？请乡亲们帮工喝酒，盖房就是全村的事，谁也不能袖手旁观；你把乡亲们冷在一边，盖楼就是你自个儿的事，乡亲们只好撩高看热闹骂娘了……

二

全村的人都在陈瘸子家附近开眼界过嘴瘾的时候，叶子却坐在阴阳石下鸟瞰着芸芸众生的庸俗不堪。

阴阳石高高耸立在桃花冲的主峰上，从村外看它像一个巨大的男人的阳具，从村里看又像一个半开半合的女人的阴部。阴阳石是桃花冲的镇村之宝，又是闻名遐迩的灵性宝物。据说，男人娶不上媳妇，到阴阳石来拜一拜，就会交桃花运；女儿在阴阳石下磕个头，就会遇见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已婚的女人不怀孕，怀孕的女人想要儿子，也都来求助于阴阳石。都说非常灵验，也不知道这些规矩是从什么年代传下来的，这大概是中国保存得最完好的生殖器崇拜。

叶子到这里可不是为了来求什么的，她还不想嫁什么人。在整个桃花冲，还没有人让她看得上眼，除了杨小峰。至于杨小峰嘛，她也只是好感，也只是山中无老虎，随便跟猫逗逗。叶子的心大得很，她常以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自喻：才自清明志自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。跟桃花冲的姑娘们相比，她至少有三大优势：一是她的学历最高，落榜的高中毕业生；二是她最漂亮，被众姐妹们评为村花；三是她地位最显赫，父亲是村委会主任。

就这么一个清高孤傲的公主，能看得起自轻自贱的小簸箕吗？能羡慕陈瘸子正在盖起的那三层小楼吗？笑话。

她说笑话不是指陈瘸子和小簸箕，而是冲那些愤愤不平的围观者说的，真是不开眼。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，不就是几个脏钱堆积起来一座水泥棺材吗？去死吧！

杨小峰悄悄地走过来，捧着一大把含苞待放的桃花。满山姹紫嫣红，叶子独钟情于桃花。“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看不来。可惜狂风吹落后，殷红片片点莓台。”叶子与桃花之间有一种骨肉般的情意，又有一种共同命运的惺惺相惜。她见到桃花便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，还有一种想诉说点儿什么的欲望，特别是在这花花草草的春天。姑娘的心在春天总像刚刚破土的小草一样，敏感而娇嫩。

杨小峰很谨慎地坐在叶子的身边，叶子依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山下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杨小峰搜索枯肠地寻着话茬儿说：“听说小簸箕是在海南当‘鸡’。”

叶子没言语，似乎没有听见杨小峰在说话。

杨小峰又说：“她在那边不叫小簸箕，叫陈爱爱，说是艺名。真可笑，当‘鸡’算什么艺？还有艺名。”

杨小峰说着可笑，自己果然嘿嘿地笑了两声。

叶子却没有笑，脸上依然是一点儿表情也没有。

杨小峰朝叶子的身边凑了凑：“还叫爱爱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谁给钱就跟谁上床，能有什么爱？”

叶子突然火了，冲着杨小峰嚷了起来：“你这个人怎这么无聊？一口一个小簸箕！一口一个小簸箕？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，看上了她去找她呀，跟我这儿啰嗦什么？”

杨小峰被抢白了一顿，脸都紫了，他急忙为自己辩白着：“我不过是随便说说，大家不都在小簸箕家看热闹吗？”

叶子说：“你要想看热闹就去看，我没拦着你。”

杨小峰又急忙闭上了嘴。在桃花冲，杨小峰也是个人物，他长得帅，文化又高，跟叶子同样是高中毕业生，而且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父亲在县城里当教师。有多少姑娘羡慕他和他的家庭啊，上门提亲和“毛遂自荐”的每天不断。可是，杨小峰谁都看不上，就看上了叶子，他认为只有叶子才配得上他。而叶子却对他不冷不热，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由于叶子的态度使他始终处于被动地位。

叶子见杨小峰没动静了，扭头看了看，见他像一只驯服的小动物似的坐在自己的身边，便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了，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：“怎么？生气了？”

杨小峰见问，受宠若惊般地说：“没，没有……我生什么气，你说得对，我不该总提小簸箕。其实……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……”

叶子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小峰感叹地说：“咱桃花冲太穷了……”

叶子说：“废话，不穷小簸箕能去当‘鸡’吗？”

杨小峰心里说，你不许我提小簸箕，你怎么提小簸箕呢？照你这么讲，小簸箕当“鸡”是因为穷逼的了。但是他怕招惹叶子，没敢顺着这个话茬儿往下说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，递给叶子：“我找到致富的门路了。”

叶子没接报纸，问：“什么门路？”

杨小峰说：“你看，种当归。包种子、包技术、包收购，一亩地能收入近万元。咱要是把这个技术引进来，就能让咱全村富起

来……”

叶子将信将疑：“报纸上的话，能信吗？”

杨小峰说：“这是科技中心推荐的，是政府开发西部的扶贫计划，已经有几万农民加入了，你看。”

叶子接过杨小峰的报纸，仔细地研究起来。

三

陈瘸子走在大街上，人们都像避瘟神一样地躲避着他。过去他虽然穷，但是人缘还不错。因为他穷，谁都有权利、有资格拿他开心取笑，他给桃花冲带来了不少欢乐。现在，因为他暴富了，而且是靠着女儿卖身暴富的。谁都有权利、有资格鄙视他。他成了桃花冲人的参照物，因为他的矮，每个人便觉出了自己的高。高尚、高贵、高头颅。特别是桃花冲的女人们，见他走过，总是要啐几口，似乎不啐就会被他污染了一样。

尽管桃花冲的人把小簸箕和陈瘸子骂得狗血喷头，小簸箕临走的时候，还是带走了两个人，确切地说应该是三个人。一个是小麦，叶子初中时的同学，身条儿秀丽，能歌善舞，从小就做明星梦，做了十几年还没离开过桃花冲。另一个是钉吊儿媳妇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、喜眉笑眼的少妇，去年刚给钉吊儿生了个胖丫头，孩子还没断奶，就狠着心跟着小簸箕当“鸡”去了。

事先钉吊儿一点儿信息都不知道，媳妇走的时候只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留了一张条儿。说实在是穷怕了，这苦日子没法过了，告诉钉吊儿放心，她挣到钱一定会回来的。

钉吊儿能放心吗？自己的老婆要是出去干别的还能接受，她是去卖×呀，是让千人操万人日呀。这……这样的钱能挣吗？这样的钱挣回来能花吗？钉吊儿在村里是个木匠，也是人前人后说嘴要脸的人。自己的老婆却跟着小簸箕跑了，去当“鸡”了。他活不下去了，跑到叶子家让叶子的爸爸做主，要休了这个臭不要脸的婆娘。叶子的爸爸是村委会主任，这事发生了，村委会主任也一个劲儿地嘍牙花子。钉吊儿像娘儿们似的哭了起来，哭得叶子心烦意乱。

钉吊儿正哭着，电话铃响了。桃花冲就这么一部电话，是村委

会的。村委会没有办公室，穷嘛，于是电话就安在了叶子家。叶子家安着村委会的电话许多人还有意见，似乎他家占了多大的便宜。殊不知一来电话就得叶子的家人接，全村的电话都往她家打，找谁都得负责去叫，叶子的家人成了全村的通信员。

叶子从来不接电话，她懒得满村里去喊人。这样，接电话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好脾气又热心肠的妈妈身上了。可是这会儿妈妈正在做饭，电话又响起来没完没了，叶子无奈只好接了。

电话是冬梅打来的，冬梅失踪十几天了，有人说是跟着小簸箕走了，可是没有人相信。怎么能相信呢？冬梅是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孩子，刚刚十三岁，能跟着小簸箕出去当“鸡”吗？说起来冬梅也是不幸的，她是山后面梅花岭人。父母一连生下了她们三个丫头，养不起，就把她送到了舅舅家。她舅舅家在桃花冲，叫杨老筐。杨老筐结婚都快十年了，老婆的肚子还没鼓起来过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绝户定了，便将冬梅接过来给自己当女儿。开始的时候还不错，对冬梅宝贝似的疼爱着。没想到冬梅的到来却给他带来了好运，老婆的肚子大了，还生了个儿子。这样一来，冬梅就成了多余的了。冬梅喜欢学习，心气很高，想读完初中读高中，读完高中读大学。可是舅舅怕花钱，却不想让她念了，逼着她退学。冬梅跟舅舅怄气，要跑回到梅花岭亲生父母的家里去。走到半路，碰到了小簸箕、小麦和钉吊儿媳妇。小簸箕骗她说她们出去打工，到大宾馆当服务员，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元钱。冬梅动心了，狠了狠心就跟着她们上路了。

冬梅一听到叶子的声音就哭了起来，说她在海南，小簸箕把她骗了，老板逼着她接客，她很怕，那些男人都像狼一样，在她身上乱抓……

叶子说，那你怎么还不快跑？跑回来吧。

冬梅说，她跑不了，冬梅进这家发廊，要交三千元钱押金。钱是小簸箕替她交的，还不上小簸箕的钱，她们不会让她走的。再说，她也没有路费。她让叶子快点儿去找她爸爸……

关系到冬梅的安危，叶子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急忙跑去找冬梅的爸爸，也就是她的舅舅杨老筐。

不一会儿，杨老筐来了。冬梅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哀求着：“爸爸，你快来啊……快来救我呀……爸爸，你要

是再不来我就活不成了……”

冬梅在电话里的呼救声很大，很惨烈，叶子站在屋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叶子的心震颤起来，她想象不出来冬梅的处境，但是那一定是非常恐怖的，非常危险的。她恨不得抢过杨老筐的电话，逼着他立刻去救冬梅。

杨老筐说话了，轻声细语的：“梅梅，别哭，你听我说，别怕……怕什么，人家小簸箕不是也挺好吗？小麦和钉吊儿媳妇不是也跟你在一起吗？人家不是都不怕吗……”

冬梅又在电话那边哭叫起来：“爸爸，你快来啊……我怕……怕死了……我跟她们不一样……我才十三岁……我不能……不能这样让他们糟蹋……爸爸，你快来救我吧，我求求你了爸爸，我不念书了，我去挣钱……我干什么挣钱都行，就是不能干这个……爸爸……您把我救回去，我听您的话，我再也不花您一分钱了……您花的钱我给您去挣……”

杨老筐说：“梅梅，你听我说，你既然去了，就在那儿安心地干吧，挣些钱再回来……听话，梅梅……就在那儿干吧，女孩子家干什么都一样，只要能挣到钱就行……记住，挣到钱马上寄回来，你弟弟该上学了，家里等钱用……”

冬梅在电话那边急得要发疯，叶子在这边听着杨老筐的话恨得咬牙切齿。

冬梅在电话那边嚷了起来：“你是爸爸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牲……”

叭哒一声，杨老筐把电话挂上了，脸色很难看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叶子叫住了他：“大叔，冬梅说什么？”

杨老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啊……没……没什么，她挺好的。”

叶子说：“我听见了，她说你是畜牲。”

这句话让叶子妈听见了：“叶子，怎么跟你大叔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”

叶子狠狠地说：“冬梅骂得对，他就是畜牲，比畜牲还不如！”

杨老筐低着头，逃跑似的走了……

四

这一天叶子很愉快，对杨小峰也温柔起来。走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里，她还像城里的姑娘那样大大方方地挽起了杨小峰的胳膊。这让杨小峰受宠若惊，恨不得把为乡亲们买当归种子的钱都花在她身上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杨小峰把报纸上刊登的那条种当归的致富广告宣传得家喻户晓，人们都相信了杨小峰，把卖稻谷的钱、卖鸡蛋的钱、准备盖房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拿出来交给了杨小峰。杨小峰能用这种干净的办法让乡亲们致富，谁能不踊跃地响应呢！

来的时候，怀里揣着乡亲们的三万元钱，身上沉重得像扛着桃花冲那块阴阳石。可是三万元交给了那家公司，换来了半面袋当归种子，杨小峰又觉得太轻了，轻得像一个蔫溜溜的屁，连个响声都没有就随风飘逝了。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使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
叶子的兴致依然很高，她觉得帮助杨小峰干了一件很神圣的事。如果种当归能够致富，能够让每一家都像陈瘸子似的盖上一栋漂亮的小洋楼，那陈瘸子就更没脸做人了。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，他们又见到了几个桃花冲的姑娘。她们刚刚从桃花冲赶来，背着形形色色的小包袱，慌慌张张地打听开着往省城的汽车。不用问，她们肯定是去投奔小簸箕的。叶子情不自禁地叫住了她们，平时都是她的好姐妹，怎么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呢？

这几个人里面，扣子差不多是叶子最好的朋友了，她是带着妹妹蒜头儿一起出来的。见了叶子，她脸红了。眼睛都不敢看叶子。还有小穗儿，她是钉吊儿的亲妹妹。钉吊儿的媳妇走了，怎么他妹妹又要走呢？还有自己的表姐苏梅子，她怎么也去挣那不要脸的钱呢？

叶子说：“你们回去吧，杨小峰买了当归种子，咱种当归也能致富，并不比干那脏事挣得少……”

几个姐妹都低着头，没有人听她的话。

叶子感到很伤心，对苏梅子说：“表姐，你出来舅舅知道吗？”

苏梅子的回答声细得像蚊子：“我娘知道。”

叶子惊叫起来：“什么？舅妈知道？这不可能，舅妈能让你出来干这事？”

苏梅子说：“叶子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哥都快三十了，还没有媳妇，我娘急得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叶子又问扣子：“那你呢？你哥哥不是有媳妇了吗？”

扣子也低声说：“叶子姐，我……”

叶子说：“我不能看着你往泥潭里跳，你别去了，咱们回去种当归吧，求求你，行吗？”

扣子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是为了钱。”

叶子问：“不是为了钱你去干什么？”

扣子说：“我……我想去看大海。”

叶子的心像是被什么敲击了一下。是啊，看大海是她们共同的梦想，多少次她们坐在阴阳石下面，热泪盈盈地向往着，冲着飞鹰、冲着落日、冲着遥远的天边外……而现在，扣子却要冲着那个梦想出发了。她知道她将要为这梦想付出什么代价吗？

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汽车来了。几个人连招呼都没顾上打，便呼啦啦地淹没在人流里。

叶子被抛弃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，她觉得很孤独，很冷，又很委屈。杨小峰悄悄地走过来，在叶子动员众姐妹回去的时候，杨小峰一直是很知趣地躲在一边的。叶子的双手捂住了脸，泪水顺着她的指缝流了出来。杨小峰轻轻地拢住了她的肩头，她却转过身，扑在了杨小峰的怀里……

这是杨小峰第一次拥抱叶子，感谢那几个不要脸的姐妹给了他这么好的一个契机。他紧紧地搂着叶子，顾不得周围许多复杂的眼睛。然而，当他把叶子的脸扳起来，要向她献上那神圣的初吻的时候，叶子却把脸扭过去了。杨小峰并不觉得遗憾，他已经很满足了……

五

谁也不会想到，西部大开发修筑的通往桃花冲的公路，迎来的第一辆小轿车却是小麦带回来的。

能歌善舞一心要做明星的小麦，这回真的成了明星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向了小麦的家，围着那辆宝马牌的小轿车像围着 UFO 一样新奇。而浓妆艳抹的小麦更成了桃花冲人眼里的怪物：嘴唇儿干吗涂得那么红，刚吃完死孩子吗？眼圈儿干吗描得那么大，要扮演熊猫吗？还有那头发，怎么黄了，金黄金黄的，你不是百分之百的桃花冲人吗？没听说你妈跟外国人有一腿呀？还有那紧绷绷的 T 恤衫，将两个大奶子直挺挺地端了起来，似乎急着要往男人嘴里塞。更要命的是那条小裙子，刚刚遮上屁股蛋儿，还随着走路飘飘地往上掀，那两条白生生的大腿就那么明目张胆地裸露着，天呀，哪个爷们儿能扛得住啊！

开着宝马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肥头大耳的脑袋直接安在跟大肚子连在一起的胸脯子上，没有脖子，可脑袋下却耷拉下来一条领带，也是金黄金黄的，像小麦的头发。这个胖男人倒是很客气，见了谁都点头，都露出黄牙板笑着。他打开后面的车箱，大包小包地往外拎东西。小麦的爸爸没出来，迎出来的是她的妈妈和弟弟。这两个人忙着往里面搬东西，也不知道那车里面怎么装那么多的东西，像变魔术似的，一件一件往外拎，总也拎不完。

小麦见了谁都把那条光溜溜的胳膊伸出来，桃花冲的人还不习惯握手。见她伸出胳膊都往后躲闪着，逃之不及的和略知文明礼节的便显得很笨拙，不是伸出左手就是伸出两只手。小麦却不计较，她按照桃花冲的特色与众人亲热着。脸上的笑模样很专业，很有点儿明星的味道，只是桃花冲人还不懂得应该举着书呀本的请她签名。

很快，有关小麦的消息便雨后春花般在桃花冲绽开了。她早已经脱离了小簸箕，她没有从事那臭不要脸的职业，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在省城的一个夜总会里唱歌。而且她已经是很著名的歌星了，她有许多追星族，就是说有许多像那个胖男人一样的崇拜者。她唱一晚上歌可以挣几百元钱，就是说，她一个晚上就能比桃花冲人一年赚的钱还要多。桃花冲的人一年要流多少汗，她一晚上能流多少汗呢？桃花冲人嘴损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。有人说，男人要活命得靠一双手和一身力气。女人长两张嘴就行了，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，只要用对了地方，都能赚大钱。

第二天晚上，小麦家大摆宴席，差不多把全村的人都请到了。

幕 僚

叶子本不想去，可是小麦打发妹妹来请她了，谁让她们在初中时是同班同学呢。何况，小麦还给她带来一条珍珠项链，山里人没见过珍珠，这一定是很贵的。叶子必须去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叶子的爸爸不能去，她得替爸爸圆个场。叶子的爸爸是村委会主任，一个很廉洁的老干部，谁家请客他都不去，多少年的规矩了。可是，小麦给爸爸带回了一套西服，这正是爸爸求之不得的礼物。近年来，山里人也时兴起了西装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，已经成了惟一的官服。爸爸经常到乡里县里开会，别人都穿西装，惟独他还一身陈永贵的打扮。乡长已经批评了他许多次，可是一套西装最便宜的也要几百元，他家连修房子的白灰都买不起，到哪儿去找买西装的钱呢？小麦真是见过大场面，脑袋瓜儿灵活，居然送礼都能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。

叶子去了，去了之后她才知道这是小麦的婚礼。小麦家里里外外摆了几十桌，全村的人像乌鸦争食一样围得满满当当，呼么喊六，大嚼狂饮，热闹非常。

小麦穿着桃花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婚纱，那个胖男人也是西服革履。一对很不般配的新人轮番到各桌敬酒，这让桃花冲人心里很舒服。说还是小麦好，小麦发了财也不忘乡亲们，还跟桃花冲那么亲。冲这，就比小簸箕强多了，何止是强多了，根本没法比。人家小麦是靠真本事挣钱的，没干丢人的事。找了个男人虽说样子对不起乡亲，可是明媒正娶呀。年纪大点儿怕什么，样子丑点儿怕什么？有爱孙猴儿的，也有爱猪八戒的，人家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，碍你蛋疼了？

女宾们不喝酒，早早地就散了席。小麦不让叶子走，把她拉进了自己的洞房说起了悄悄话。

小麦向叶子炫耀着洞房里的冰箱、彩电、微波炉，都是叶子没见过的名牌。叶子没说什么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傻子似的看着小麦。

小麦心里发毛了：“干吗这样看着我？不认识了？”

叶子老老实实地承认说：“你是变了，连我都觉得你陌生了。”

小麦问：“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”

叶子摇摇头，她还是说不上来，有许多事情不是用好坏两条标

准就能区分开的。

小麦又问：“村里人都说我什么？是不是也像骂小簸箕一样骂我？”

叶子说：“那倒不是，许多人都说你好话。”

小麦紧盯着问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叶子说：“我只是觉得有点儿别扭，也说不出什么地方别扭。”

小麦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找这样的男人？”

叶子说：“嗯，有点儿……不过，他对你挺好是吗？”

小麦的眼圈儿红了：“好什么呀好，要不是他有几个臭钱，我能嫁给一只猪吗？”

叶子的心又咯噔动了一下：“这么说你不喜欢他，那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？”

小麦说：“我没嫁给他，我只是让他包下来了。”

叶子更糊涂了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小麦说：“包二奶，你听说过吗？城里的有钱人都好玩这一套儿。”

叶子困惑地摇着头，她实在不知道小麦说的是什么。

小麦解释说：“他需要一个儿子，我得给他生个儿子。”

叶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麦说：“我这个歌星就是他用钱捧起来的，要不，我就得像小簸箕一样当‘鸡’。其实，这也跟当‘鸡’差不多，反正都是卖。小簸箕是零卖，我是批发。”

叶子说：“你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，我可一点儿都不懂。”

小麦说：“你还是别懂的好，简单说吧，他有老婆，我给他当的是小老婆，这回明白了吧？”

叶子惊叫起来：“什么？这不是重婚吗？他这可是犯法的，你怎么还正式举行婚礼呀？”

小麦说：“这算什么婚礼，领不了结婚证能算数吗？这只不过是给乡亲们看的，要不，过几个月我挺着个大肚子回来，算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叶子不言语了，这回她实在是没的可说了。

外面，男人们在继续豪饮着，有人放声大哭起来。